

**编者语:** 本期栏目涉及作家作品、图画书及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的两篇文章, 彭斯远对傅天琳的文学创作做了宏观观照, 根据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 提出了儿童文学领域中如傅天琳这类两栖类作家的存在, 说明我国儿童文苑具有极度开放和包容的可贵特色。石英的文章则是以两部作品为个案, 分析中国儿童小说在智障儿童此类题材作品中虽真实的表现了特殊儿童生存的困境, 但忽略了此类儿童在主体构建中也有更高层次的需求, 忽略了他们心灵世界仍具有的丰富性。对图画书的研究一文, 作者从历史的纵坐标中寻找中国早期儿童图画书的起源和流变, 梳理了处于萌芽期的中国儿童图画书的发展历史, 对厘清中国早期儿童图画书演进历程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文论的一致性与错位的研究, 文章以茅盾 20 世纪 20—30 年代文论中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论述为视点, 从文学“认识人生”的社会功用, 文学对科学、历史内容的关注, 文学书面语形式的主张三个方面来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文论之间的一致性与微妙的错位。

## 评两栖类作家傅天琳的儿童文学创作

彭斯远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030)

**摘要:** 傅天琳不仅是成人文学领域的果园诗人, 还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她的诗歌创作不靠技巧, 而是从生活中长期磨砺而出, 尤其是在她身为母亲和外婆后, 她所创作的儿童诗植根于童年生活而富于浓烈的童贞童趣, 是淳朴天然的无私母爱的倾诉。我国还有很多像傅天琳一样的作家, 他们在创作成人文学的同时也兼写儿童文学, 这说明我国儿童文苑具有极度包容的可贵特色, 敢于接纳具有不同个性、不同风格的作品, 从而呈现出繁花似锦的生机勃勃状态。

**关键词:** 傅天琳; 果园诗人; 儿童诗; 两栖作家; 幽蓝幽蓝的童话

**中图分类号:** I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1-0001-06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1.001

### The Cre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by the Dual-talented Writer Fu Tianlin

PENG Siyu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030)

**Abstract:** As a poet who loves orchards, Fu Tianlin is also a children's literary writer. Her poems are created in the persistent honing, and her children's poems, based on children's lives, are full of strong children's taste and pure selfless mothers' love. A lot of poets like Fu in China create both adult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is is the valuable feature that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is acceptant for the writing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ities and styles and this makes China's literature prosperous and full of vigor.

**Key words:** Fu Tianlin; poet who loves orchards; children's poetry; dual-talented writer; Fairy Tales with Deep Blue

谁都知道, 傅天琳是一位果园诗人。  
她昔日在《星星》《诗刊》《人民文学》《上

海文学》等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的描写果园的诗  
作, 因构思新巧、风格细腻、语言优美而获中国作

收稿日期: 2018-04-02

**作者简介:** 彭斯远 (1940—), 男, 四川成都人,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家协会“1979—1982”第一届全国新诗创作评奖的二等奖。1961年傅天琳从重庆电力技术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重庆市郊缙云山农场,在近20年的果园种植生涯中,她深深地爱上了果园,并开始学着用诗笔讴歌从而成为诗人。她的诗集《绿色的音符》<sup>[1]</sup>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因此,人们说,傅天琳的诗歌创作很本色,她绝不是靠技巧创作,而是在生活中长期磨砺而后成为诗人的。离开了果园她就写不好诗,也无从谈诗。

### —

沿着傅天琳的诗歌创作轨迹进行探索,我们会发现,傅天琳在书写果园的同时,竭力用诗歌表现初为母亲、身为外婆这些角色所带来的喜悦与快乐。傅天琳在回忆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说过,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诗集《在孩子与世界之间》<sup>[2]</sup>正当初为人母,于是笔下的诗歌便呈现出了淳朴天然的无私母爱的倾述。

傅天琳成为外婆以后,她当起了外孙女的专职保姆,在此期间便没有新诗发表,让人不禁怀疑她是否江郎才尽。她在《我与儿童诗》的一篇短文中说过:“我的外孙女,我叫她妹妹,曾经有三年我带着刚出生的妹妹,只与奶瓶尿布打交道,一个字没写,我以为我从此就写不出诗了。妹妹上幼儿园后,我在家里有了空闲,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把她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一点点收集起来,写成诗。它们无不散发着真善美的芬芳,无不闪射着太阳的光辉,使我相信一个健康的、诗意的人生,是从起点开始的。”傅天琳创作的以她的外孙女为主人公的诗歌,因紧紧植根于孩提生活而富于浓烈童贞童趣,这不是简单粗浅地了解孩童的人所能写出来的。

傅天琳将近年间陆续发表在刊物上的80首儿童诗加以辑集,由重庆出版社审读,成为了广大读者熟知的儿童诗集:《幽蓝幽蓝的童话》<sup>[3]</sup>。诚如作者所述,这是一本“无不散发着真善美的芬芳”的诗集。望着如此一本插图精美的诗画集,我打心里冒出句惊叹之语:“哇,幽蓝幽蓝的童话”!启开诗集,你会发现,许多诗歌的构思都是任何不了解孩童生活的作家所无法想象得出来的。

《月亮》一诗就咏写人们日常所见的月亮,但这月亮却始终是孩子眼中而非成人眼中的月亮!譬如:妈妈你走了多久我已记不清了/你走了我天天晚上趴在窗台口念月亮/念月亮从D字到O字到C字……这里,小主人公把望月称为“念月亮”,这是孩子因念书而联想到的独特词语组合,自然也是一种独特的幼儿语言;再则,根据月亮每月的变化,孩子便把它形容为三个英文字母:D、O、C。自然,这也是孩童从其幼稚心理状态出发所产生的独特想象!如果不深入了解孩童的心理与生活,成人怎么能够写出足以显现孩童幼稚心理的幼稚语言呢?结尾部分:念月亮从D字到O字到C字/也不知究竟是念月亮念字母还是念妈妈?诗歌通过篇末点题,由“念月亮”自然归结到“念妈妈”的深刻母爱主题上来,却毫不给人以生硬勉强的感觉。

在同样表现母爱主题的《我的名字》这首诗中,妈妈因爱雨而给女儿起名为“雨”,如此一件寻常小事,被作者抒写得诗意盎然、趣味横生:妈妈一叫我的名字/雨就下起来了/树林打湿了/小草打湿了/我在雨中跑/我的名字也打湿了//我的名字,湿漉漉的/给夏天带来凉爽/我听见许多人/都欣喜地叫着我的名字……诗歌从名字的联想中倾泻出孩童对于大自然的观察、感悟和向往,取材极其寻常,而诗意却让人玩味不尽。

孩子对于事物的变化是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的,他们不仅爱发问,而且他们爱用顶针修辞手法对事物进行一层一层地次第追问。《在面包变成之前》中的小女孩就喜欢“打破砂锅纹(问)到底”地一直向大人发问:在面包变成面包之前是什么?/是面粉。在面粉之前是什么?/是麦穗。在金黄的麦穗之前是什么?/是麦苗。在麦苗之前是什么?/啊,是小麦的种子!//在裙子变成裙子之前是什么?/是棉布。在棉布变成棉布之前是什么?/是棉桃。在白云一样的棉桃之前是什么?/是棉苗。在棉苗之前是什么?/啊,是棉花的种子!女孩从面包的由来一直追问到小麦种子,最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于是,她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当一个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下一个好奇心接踵而来,女孩进一步联想到:至于人的来历,又是怎样的呢?所以她又开始向母亲发问:“在我变成我之前是什么呢?”由于受到先前追问的启迪,她试

图自己寻找答案：啊，我明白了/妈妈让我告诉你/一定有一粒小花的种子/被风吹啊吹啊吹/吹进了妈妈的肚子里/我才长得和小花一样……

《在面包变成之前》这首诗，触及了每个母亲面对孩童都回避不了也不应回避的问题：关于人类的生命起源，也即关于人类的性和性别教育的问题。对儿童进行性启蒙教育是当今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所有儿童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课题。然而当下，却还有人想对此竭力回避，或者即使不愿回避，却也无法正确解答。傅天琳用趣味问答的童诗巧妙地给予了回答。

当然，关于孩子的性启蒙教育的描写，在傅天琳的儿童诗创作中也绝不仅此一篇。翻阅她的作品，我们还可发现另一些颇为精彩的篇章。譬如那首叙写已长大成人的男女同学，纷纷忆起昔日在课桌中间画“三八线”的趣事，该诗用对比手法，一边叙写男同学指着三八线对女生说：“这是国界/我是一国的兵/你是另一国的兵”；而女同学也指着三八线对男生说，“这是银河/我是织女星/你是牛郎星”！但是，“第二天，三八线被笨拙地填平了/接着我们都长大了，分手了……”

“三八线”现象，既是少年的男女性别意识现象，也是少年情窦初开的现象，是当今每个中国年少一代都绕不开的话题，诗人以此入诗所显现的对于少年男女身上表现出的可贵性意识予以热情礼赞，她对美丽童年留下的诗意记录，可说是对我国儿童诗苑在题材开拓上的一大贡献。当然，昔日划过“三八线”的同学，如今已为人父或为人母了，当他们再次想起校园“这三八线/地上有，天上有”，而且还“那么长那么长”地在一直画下去时，他们便深深地感悟到，这盘根错节的古老“三八线”，实在是值得我们社会的万千父母应帮助少年填平的一道心灵裂痕！

总之，在傅天琳的“三八线现象”描写中，其所包孕的内涵难道不是非常丰富而耐人咀嚼的吗？

除了大量叙写女孩，傅天琳创作也不忘对于男孩的歌吟。在《元元是个包老爷》中，男孩元元和同学们跟着美术老师到郊外去写生，“元元晒得比包公还黑/身上叮满了蚊子包/元元得了个雅号：包老爷！”如此富于童年情趣的言说，怎不令小读者

者向往呢？于是，那首叫《元元是个包老爷》的趣味描写，便在读者心里深深扎根了。

再有，《我是个男子汉》亦是表现母爱的力作，但诗中的小主人公却在某个爸爸外出未归的风雨之夜挺身而出，他要保护妈妈，他要“举起长长的陀螺鞭子/把不听话的风/赶到没有灯光的角落/让它罚站”；不仅如此，他还“要摘来一颗星星/照你写字，到很晚很晚……”诗歌就是这样，如此稚拙、如此聪颖地把一个小男子汉敢于担当的个性，予以了动人心魄的再现！

母爱不仅是存在于生命现象之中的一种本能，而且是每一个女性与生俱来的美丽情愫，当然，它也是人性中的一种至高、至真、至纯的情感体验，它既不分国籍和民族，也不分贫富贵贱，可说是照耀性与笼罩性地显示于人类社会生活每一角落的客观存在。所以傅天琳认为，谁回避了母爱就是回避了女性最优秀的品质，于是这便铸就了女诗人对于母性永不疲倦的歌吟。而《我是男子汉》这首短诗，恰恰就是借助小小男子汉的独特视角来礼赞母性的一个范例。

傅天琳不是因为认识到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和美学熏陶上的重要意义而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她只是因身为母亲和外婆的切身体验而认识到母爱对于人类生活的彻底照耀和笼罩，从而在歌吟母爱的独特视角下进入儿童诗歌写作的。这是傅天琳与当下许多儿童文学作家根本不同的所在，对此，我们不能予以混同或忽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傅天琳的童诗创作没有对于儿童文学主题价值的直接说教，而是在母爱光环笼罩下进行深刻的艺术演绎。傅天琳原本并非儿童文学作家，但她对于母爱的诗意礼赞和对于童心的解剖与展示，让她在不经意的诗歌创作中，获取了年少一代的真诚拥抱和欢迎。傅天琳对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另类介入，值得我们的文学研究认真考量。

在我国童诗创作上，还有一个为当下儿童文学所严重忽略的主题开掘，那就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力彰显与弘扬，换言之，就是对于国学的倡导。历来的我国儿童诗最爱表现的一个主题，往往集中于对人与自然密切关系的反复歌吟，或者说对于动植物的大力表现，这样的题材选择本身并没有错，而且傅天琳也有许多吟咏这类题材的诗作，但

仅仅停留于此,对于诗人的视角而言,就显得过于狭隘和狭窄了。傅天琳由此看到了国学入诗的深刻含义,从而在儿童诗歌的主题开掘上,把当下我国儿童诗坛的题材开掘版图,予以了大大地拓展。

在傅天琳《幽蓝幽蓝的童话》一书中,有首叫《读字》的童诗,一下笔,作者就开宗明义说道:“我崇拜汉字/崇拜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所以,作者呼唤我们:把一个字/当作一座山一条河来读/当作风雪雷电、日月星辰来读/读出植物一样生长的节奏/读出云雾般升腾弥漫的/紫色、蓝色、乳白色……

这是对于当下国人特别是青少年过度依赖电脑等电子设备而导致的书写退化的一种有力纠偏!傅天琳对于现代化潮流具有两面性的独特辩证思维,在这里不是显示得非常清晰而准确吗?

在《幽蓝幽蓝的童话》一书中还有首标题怪怪的诗作,叫《论语村》,就是让孔子入诗、国学入诗的一种非常诙谐的另类解读:“孔子天天坐在蒲团上讲论语/风里讲,雨里讲/教室讲,田间地头讲/从春秋一路讲过来/讲了两千年,还要讲下去……”“今日九九重阳节,我在论语村/学以致用的一句话就是/酒宴后恭送老年人先离席!”童诗幽默而古典、传统而荒诞地把一个当下儿童“我”——论语村里的一个小村民,结合实际领会国学精髓的行动描摹得如此坦率和真诚。

另一首叫《读李白的诗》的作品,更把前人创造的意境——展现在儿童的眼前:“庐山的瀑布是由李白挂上去的/一挂就是千年/瀑布是庐山的门帘/它还一天天长高”“当当作响的明月/也是李白挂上去的/有一些树,是从李白梦里长出来的/李白坐过的石头/至今还在发烫”!诗歌结尾:一群山峰在云朵下开始奔跑/我们紧握李白的诗句向上攀登。

像这样书写儿童阅读唐诗的豪迈感受,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来浇灌儿童心灵的诗作,在傅天琳的儿童诗里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就无需我再反复饶舌了。

只是须得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傅天琳说过:“有人问我为何人都那样老了而诗却写得如此‘青枝绿叶’?”她的回答是,因为她当了三年多“全职外婆”!每天买菜、带孩子,小区里从左邻右舍

到管理人员没有人知道她那著名诗人的身份。有一次,傅天琳抱着孩子在大院里和邻居保姆拉家常,她竟也被别人当作保姆对待,可她却一点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低调为人。这事一时成为笑谈,为此,傅天琳常嘲笑自己是“外地来京的务工人员”。

如此深入体验孩提生活,才换来了如今创作的丰收,数年“全职外婆”的生活换来她在诗集《幽蓝幽蓝的童话》中的80首诗。说来这也不不多,与当下某些小说家每天上万字篇幅写作的速度相比,傅天琳的写作进度,显然是慢多了。由此看出,傅天琳创作的严谨和诗歌推敲的艰难。

可是我觉得,片面追求写作速度者留下的文字,很可能成为语言的垃圾,而坚持慢工出细活的傅天琳,其推出的作品却往往会长久地留在读者心中。所以,傅天琳能够不时停下手中的笔而去扎根“全职外婆”生活,这种让速度慢下来的创作态度,对于当下我国儿童文学出书太多太频繁的作家而言,显然是很有借鉴价值的一种启迪。这里不厌其烦地啰唆几句,或许并非多余。

## 二

除了儿童诗创作之外,傅天琳还有儿童小说创作也很值得一议。傅天琳和她的女儿罗夏合作出版了三卷本儿童小说《斑斑加油》,该书颠覆了我国小说传统叙事风格,是一部以散文笔法展现中美教育观念差异、展现童心纯真幽美的佳作。读罢小说,我以为该书所体现的认识和教育价值十分明显,概括起来讲,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展现了中美教育观念的巨大差异。

首先,该书第一卷有一节叫“没有课本的烦恼”叙写了美国小学教师“都是自己决定”学生读什么书,“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选择”。对此,刚到美国休斯敦公立科特小学就读的小主人公斑斑很不适应,于是她的同学伊莎贝拉向她解释道:“那位叫老斯的男教师教学很棒,他讲的内容既有挑战,又不会难到让我们只想放弃。我们全部爱死他了。”<sup>[4]</sup>而与美国这种教育观念有着巨大不同的是,我国小学教师的教学则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予以实施。可说两者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因此相互交流,对于相互取长补短很有好处。

听了伊莎贝拉的话，斑斑进一步引申道：“怪不得你们家庭作业那么少，因为没有课本嘛。”可见《斑斑加油》一书向读者传递的教育观念，是美国小学生基本没有家庭作业，而我们中国小学生的课外作业往往太多，这自然大大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从这一角度看，许多人说，中国孩子没有童年。如此批评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再有，美国小学的教学以宽松和鼓励为主。斑斑初到休斯敦上学，由于考试没有考好，老师为了避免打低分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就没有给斑斑打分，等斑斑逐渐适应了美国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后，斑斑能够得高分了，老师才给斑斑打分。这种做法对斑斑鼓励很大。美国教师经常表扬学生，“很棒”“特棒”“超棒”这些词汇几乎成了他们的口头禅。而中国小学老师往往要求学生过分严厉，动不动就打低分、批评甚至对其责骂，表面上看好像很对学生负责的做法其实是非常违背鼓励教学法原则的，因而应予及时改正。

还有，美国小学安排的节日庆祝活动很多，因此教师常把学生带到校外或大自然里去进行节日的实践活动，这也是有利于学生动脑动手和创造性实践活动的培养的。比如，该书第一卷中，斑斑为给学校积累办学资金而假扮“推销员”到邻居家里去开展商品推销<sup>[4]137</sup>，这与中国教育完全不让学生接触推销活动的做法完全不同，作品所传达的此一崭新教育理念，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第二卷中，孩子们为迎接万圣节模仿老师模样把自己打扮得很酷，<sup>[5]104</sup>孩子们在玩乐中既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同时，一贯追求欢乐的天性也得到了满足。学生在社会学课堂里“自制地理小报”一节中，“斑斑喜欢这样的作业，既动脑又动手，像是在玩似的，不知不觉地对南卡罗来纳州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sup>[5]115</sup>在国际节那天夜晚，斑斑和同学们尽情享受了吃喝玩乐的愉悦，而斑斑的好朋友开心果却在北京的学校里始终坚持着“业精于勤”的煎熬。<sup>[5]124</sup>两相对比，说明中国学生缺少欢乐的童年生活，与美国孩子相比可说实在是太受煎熬了。同样，在第三卷的“感恩节冰上派对”<sup>[6]1</sup>，孩子们在冰上派对活动中既锻炼身体、欢乐愉快，又学会了向给予自己以恩惠的朋友与亲人表示感

谢、感激和感恩！接下来，在第三卷的小学生过情人节一节中，男女同学通过互赠贺卡来加强异性同学间的友谊和交流。<sup>[6]82</sup>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章节或写孩子的快乐野营生活、或写孩子被派到低年级班上去给老师当小助手从而参与了一定的教学实践、或组织学生参与毕业前夕的聚会，聚会虽然引发了同学分别前的哀伤，但也让他们重温了同学友谊的可贵……

总之，美国学校开展的上述种种节日庆祝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获得的是实际知识与快乐，这是远比成天关在教室里读书的单一知识灌输更令孩子们欢迎的。在这一点上，我国小学的教学还显得较为封闭，因为我国许多学校都是将“传道、授业、解惑”放在狭小的教室里去进行的。

此外，中国小学教育对学生虽然也有鼓励，但却基本不用“天才”二字，美国小学为了鼓励学生，常常使用“天才”之类的评语来激励学生奋发向上，甚至不惜在学校开办“天才班”。美国倡导的鼓励性教育值得我国教师借鉴。

其二，《斑斑加油》一书竭力表现了主人公——十岁的中国女孩斑斑在陌生的异国他乡，仍能以其善良纯真和聪敏好学的美好品格赢得学校老师、同学的赞赏与尊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在此书封底有一段评语认为，中国女孩斑斑有许多优秀品质，即使是在当下“这些品质依然可以超越文化和经济的差异，在地球的另一端赢得尊重，并获得可贵的友谊。”这个评价是较为客观的。

其三，书中某些特定人物的设计与安排，有助于作品主题的生动表达。比如，成绩最好的骄傲女生萨曼达因与斑斑开恋爱与结婚内容的玩笑而遭斑斑嫉恨，但是斑斑后来向同学赠送礼品时，仍然送给了她，表现出斑斑对同学缺点的忍让和宽容。又如斑斑对症下药“收拾”捣蛋鬼男同学乔治的情节安排，也显示了斑斑的机智和谋略。在斑斑与众多同学的关系处理上，作者也把斑斑的童心和个性特色予以了准确表现。再有，在第一卷中，斑斑一家正准备飞赴休斯敦之际，斑斑的同龄人开心果一家则因父亲刚刚结束休斯敦的工作和学习而返回北京，两个家庭在机场相遇，于是，斑斑便与开心果约定，以后一定要在电子邮件里交换信息。《斑斑

加油》一书恰恰就是借助这两个孩子的互通信息而把中美两国教育观念的种种差异予以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情节安排贯穿始终,也是该小说构思巧妙的显示。上述情节安排再加上娓娓叙谈的亲切叙事,少儿读者看了,也就会感到更加有味了。

目前,包括儿童小说和童话在内的我国不少叙事性儿童文学作品,在当下都爱以编织搞笑情节来达到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而三卷本《斑斑加油》在创作态上始终是显示出非常严谨的创作特色的。它没有用堆砌搞笑情节和插科打诨的笔墨来赚取读者的青睐,作者的这种写作态度,对于儿童读者而言还是显得很诚恳和可贵的。

作为一部以真实人物即十岁中国女孩张诗雨(化身为斑斑),以及她的妈妈罗夏和外婆傅天琳,还有她的诸多老师、同学的密切关系所交织成的校园网状情节结构的少年小说,傅天琳将孩子的童心予以了诗意的描绘,在主人公的成长和中美教育的巨大差异中,更是体现了作品的认识功能和教育价值,我以为这正是该作品值得充分肯定的地方。

### 三

透过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出,女作家傅天琳不是因深刻认识到儿童文学的重要美学价值而为孩童创作,而是因她身为母亲对于这一角色有着切身的感悟和深刻的体验而投身于儿童诗和儿童小说创作的。所以傅天琳是不折不扣的两栖类作家,即她既是成人文学领域的果园诗人,同时也是从母爱发端而为孩子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家。这里之所以特别指出傅天琳的两栖类作家身份,我想,也许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因为作家的两栖类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却并未引起理论界的特别关注。

就拿我国大西南片区产生的作家而言,一生专写儿童文学和因其他原因而兼写儿童文学的两栖类

作家随处可见。

譬如,云南的沈石溪因专为少儿读者创作各种动物小说而成为孩子们特别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同样,重庆的张继楼则专为幼儿创作儿童诗歌,特别是儿歌而成为与沈石溪一样的典型儿童文学作家;同属重庆作家的梁上泉,则因爱写军旅诗歌(如他创作过脍炙人口的歌词《小白杨》)而成为成人诗歌作家,但他在创作成人诗的同时也兼写儿童诗。

两栖类作家的存在,说明我国儿童文苑具有极度开放和包容的可贵特色。儿童文苑不但不排斥成人文学作家,而且总是伸出双手热情欢迎成人文学作家为孩子创作。儿童文苑之所以永远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状态,正是由于它有着如此宽广的胸怀,敢于和善于接纳那么多具有不同个性、不同风采、不同形式和风格的作家作品,从而成就了自己那繁花似锦的生机勃勃状态。所以,两栖类作家的出现与存在,是我国儿童文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它也为我国广大少年儿童带来了永远享用不尽的各种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 【参考文献】

- [1] 傅天琳. 绿色的音符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 [2] 傅天琳. 在孩子与世界之间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3.
- [3] 傅天琳. 幽蓝幽蓝的童话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
- [4] 傅天琳, 罗夏. 斑斑加油: 第1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12.
- [5] 傅天琳, 罗夏. 斑斑加油: 第2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12.
- [6] 傅天琳, 罗夏. 斑斑加油: 第3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12.